

大希律的希腊化与罗马化策略研究*

张 帅**

【摘要】大希律是公元前1世纪罗马的犹太藩属王。在面对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时,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维系国家的政治地位。在文化方面,他大举推行希腊化政策,推动犹太王国融入“世界性”主流文化体系中,从而扩大了他个人和犹太国家的影响力。在政治方面,他推行罗马化的政治策略。这一策略的核心是与罗马统治者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大希律在效忠庇护人的同时,也获得了相应的政治回报。正因如此,犹太王国才得以保持高度自治。

【关键词】大希律;希腊化;罗马化;庇护人

引言

从公元前3世纪中叶到公元前2世纪后期,随着罗马征服领土的扩大,行省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除行省制度以外,利用当地的国王作为罗马统治的工具也是罗马人自古相承的办法。此类国王在现代术语中叫作“藩属王”(client king),罗马人称之为“盟邦和友邦的国王”(rex socius et amicus)。^①

大希律正是这样一位藩属王。在他的统治下,犹太藩属国与罗马帝国统治者保持了良好的互动。在此基础上,犹太藩属国保留了相对独立的政治权力,领土面积得以不断扩大。同时,凭借大希律的政治影响力,散居地犹太人的权益得

* 本文获得首都师范大学研究生高水平学术创新项目资助和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2022年研究生科研立项(2022LS09)资助。

** 张帅,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 参见宋立宏 Song Lihong,〈犹太战争与巴勒斯坦罗马化之两难〉[The Dilemma between the Jewish War and the Romanization of Palestine],《世界历史》[World History],2002年第1期[2002, Issue 1],72。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1辑

到了保障。可以说,此时犹太国家的辉煌程度仅次于希伯来统一王国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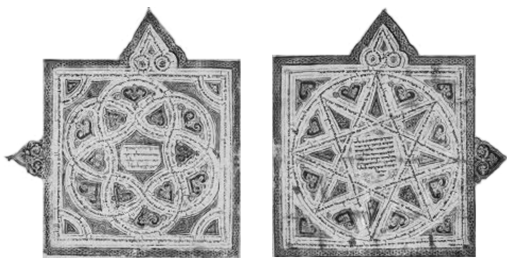
大希律是如何达成如此成就的?关于这一问题,学界进行了相关研究。埃米尔·舒勒(Emil Schürer)在《耶稣基督时代犹太人的历史》[*The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 in the Age of Jesus Christ (175 B.C.-A.D. 135)*]一书中认为:“大希律利用他对罗马的影响,保护流亡海外的犹太人免受非犹太人世界的压迫和对他们权利的损害。因此,犹太国王的权力地位被证明是有益的,即使对不直接在他统治下的犹太人也是如此。公元前20年到前14年是他最辉煌的统治时期,尽管对罗马有依赖性,但就外部威严而言,它可以与国内所知的最好的时期相比。”^①E.玛丽·斯莫尔伍德(E. Mary Smallwood)在《罗马统治下的犹太人:从庞贝到戴克里先(古代晚期犹太教研究)》[*The Jews under Roman Rule: From Pompey to Diocletian (Studies in Judaism in Late Antiquity)*]一书中指出,大希律是以土买的“藩属王”,并进一步论述道:“大希律的权力基础纯粹是世俗的,他缺乏哈斯蒙尼前辈作为高级祭司所拥有的威望和精神权威,因此比许尔卡努斯对罗马的依赖要大得多,这是他职业生涯的关键。”^②彼得·理查森(Peter Richardson)的《大希律:犹太人的国王和罗马人的朋友(新约人物研究)》[*Herod: King of the Jews and Friend of the Romans (Studies on Personalities of the New Testament)*]以大希律为中心,讨论犹太王国与罗马帝国的政治关系。作者认为整个大希律家族似乎都知道如何在关键时刻转变,平衡罗马的需求和犹太的需求。^③由于大希律的国王身份是由罗马统治者所册封,因此与罗马当权者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是维系他统治的重要因素。格萨·韦尔姆斯(Geza Vermes)在《真正的大希律》[*The True Herod*]中提出:“大希律是一个多面人格。他的优点是巨大的,缺点也是巨大的。他知道自己非常幸运成为国王,但他的成功也要归功于他良好的判断力。作为一个政治家,他被赋予了非凡的天赋。他最令人钦佩的成就是完美地处理了公元前30年在罗德岛与屋大维极其危险的会面。他一向是罗马忠实的仆人,但他也知道如何奖励那些使他高兴或为他服务的人。”^④对于大希律的统治而言,最重要的是如何处理好与罗马统治者的关系。面对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大希律审时度势,追随罗马帝

① Emil Schürer, *The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 in the Age of Jesus Christ (175 B.C.-A.D. 135)*, vol. I, Rev. and eds. G. Vermes and F. Millar (Edinburgh: T. & T. Clark Ltd., 1973), 319.

② E. Mary Smallwood, *The Jews under Roman Rule: From Pompey to Diocletian (Studies in Judaism in Late Antiquity)* (Leiden: E. J. Brill, 1976), 60.

③ 参见 Peter Richardson, *Herod: King of the Jews and Friend of the Romans (Studies on Personalities of the New Testament)*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6), xiii.

④ Geza Vermes, *The True Herod* (Edinburgh: T. & T. Clark, 2014), 94.



国的统治者。格萨·韦尔姆斯进一步提出：“因为罗马帝国对他来说代表了一个神圣的新世界，奥古斯都是文明人类的救世主，大希律决心要尽其所能使他的犹太王国成为这个新秩序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①除了上述学者外，泰萨·拉贾克(Tessa Rajak)的《犹太人与希腊和罗马的对话》(*The Jewish Dialogue with Greece and Rome*)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②综上所述，虽然学界对相关问题进行了一定的讨论，但是，大希律所采取措施的本质是什么，这些措施又对犹太王国的发展有着怎样的意义等问题尚存讨论空间。

一、大希律希腊化政策与意义

(一)大希律的希腊化政策

约瑟夫斯(Josephus)对大希律推行的希腊化措施有着充分的记载。在公共建筑建设方面，约瑟夫斯主要从三个层面进行了记载。首先，在耶路撒冷地区，“他每隔五年就要举行一次体育比赛，以纪念凯撒，并在耶路撒冷修建了剧院。然后在耶路撒冷的附近还修建了一个大型的圆形剧场，这两个建筑都非常豪华……希律王朝以最出色的方式庆祝了五年一度的节日，他向邻国人民发出了通知，并邀请了全国各地的参与者。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和其他参赛者都受到了邀请，他们被奖项以及胜利所带来的荣耀所吸引……因为大希律为比赛的获胜者提供了非常丰厚的奖品……他还向战车的驾驶者以及骑在赛马上的骑手提供了可观的礼物”^③。

通过分析约瑟夫斯的文本，可以得出三点结论：第一，在耶路撒冷及周围地区建有希腊式的建筑，其中包括剧院和圆形剧场。第二，大希律定期举办希腊式的体育赛会，该赛会以奥林匹亚赛会为原型。尤其是其中的马术比赛，是按照希腊风格举办的。第三，该赛会在古代近东地区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奖励丰厚，并且有效地扩大了大希律和他的王国在周边地区的影响力。然而，约瑟夫斯却对大希律的做法持批判态度。他认为，大希律违背了犹太民族传统，实践外邦人的习俗，并逐渐破坏了迄今为止不可侵犯的古老的生活方式。作为结果，犹太人在后来遭受了相当大的伤害，因为这些以前在民众中引起了虔诚信念的东西被忽

① Geza Vermes, *The True Herod*, 102.

② Tessa Rajak, *The Jewish Dialogue with Greece and Rome* (Leiden · Boston · Köln: Brill, 2001).

③ Josephus, *Jewish Antiquities*, 15. 267-272.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1辑

略掉了。^①显然,约瑟夫斯将犹太人日后遭遇的灾难与大希律推行的希腊化措施联系起来,这与他撰写《犹太战记》时所秉承的态度一致。事实上,早在公元前2世纪中叶,在耶路撒冷就已经存在希腊式体育馆,不少犹太贵族少年还在这里接受体育训练。对于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来说,希腊式体育馆并非新鲜事物。因此,这些建筑本身没有引发犹太人大规模的反对。他们唯一在意的是建筑的装饰是否涉嫌偶像崇拜。^②可以说,大希律在耶路撒冷没有大量引进新的文化元素。从本质上讲,他只是继承并推动了希腊文化在犹地亚地区的进一步传播。

其次,在耶路撒冷以外的领土,大希律建造了凯撒利亚(Caesarea)并重建了塞巴斯特(Sebaste)。在大希律时期,凯撒利亚是犹太的港口城市,它取代斯特拉托塔成为近东地区的希腊化中心。在该城市的南部地区建有一座希腊式的竞技场,并建有与托勒密宫殿有着诸多共同特点的大希律宫殿。^③在靠近海岸的地区,港口的码头一直延伸到奥古斯都神庙附近。巨大的奥古斯都塑像俯瞰着海面,向所有过往的船只宣示着大希律的忠诚和他的希腊主义倾向。^④根据约瑟夫斯的说法,凯撒利亚的奥古斯都塑像是仿照奥林匹亚的宙斯像建造的。由此可见其中的希腊化元素。^⑤同时,罗科(Samuel Rocca)认为,整座凯撒利亚城都是仿照亚历山大城建造的。因此,它与亚历山大城有着许多共同特征。^⑥除凯撒利亚外,大希律还重建了希腊化城市撒玛利亚(Samaria),并将城市名称改为具有希腊化特征的塞巴斯特。该城市居住着六千移民,他们实行特殊的法律。城内建有巨大的奥古斯都神庙^⑦,而且很可能还存在着一座剧院。

最后,在犹太王国以外,大希律广泛资助希腊世界的建设。他在特里波利(Tripolis)、大马士革(Damascus)和托勒密(Ptolemais)修建了体育馆,在拜布卢斯(Byblus)修建了城墙,在贝里图斯(Berytus)和提尔(Tyre)修建了门廊、神庙和市场,在西顿(Sidon)和大马士革修建了剧院,在老底嘉(Laodicea)修建了沟渠,在阿斯卡隆(Ascalon)修建了浴场、喷泉和柱廊,为通往安条克的两英里长的

① Josephus, *Jewish Antiquities*, 15. 267-268.

② 同上, 15. 277-2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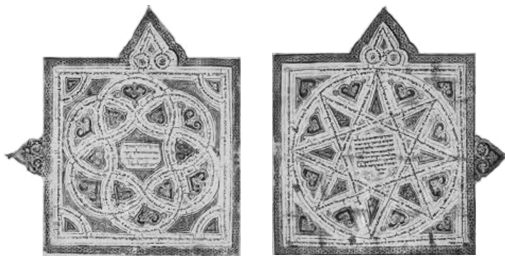
③ 参见 Samuel Rocca, *Herod's Judaea: A Mediterranean State in the Classical World*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08), 329.

④ 参见 E. Mary Smallwood, *The Jews under Roman Rule: From Pompey to Diocletian* (*Studies in Judaism in Late Antiquity*), 79.

⑤ 参见 Josephus, *The Jewish War*, 1. 414.

⑥ 参见 Samuel Rocca, *Herod's Judaea: A Mediterranean State in the Classical World*, 330-331.

⑦ 参见 Josephus, *The Jewish War*, 1. 403.



主要道路的铺设提供了资金,并沿道路架设了柱廊,为科斯(Cos)和其他城市提供了捐赠,雅典(Athens)、斯巴达(Sparta)、尼科波利斯(Nicopolis)等地区也得到了大希律慷慨的捐赠,^①他还制定了五年一次的比赛,并以凯撒的名字命名。同时,他为第192届奥林匹亚运动会提供了丰厚的奖励。这些奖励不仅颁发给第一名,也颁发给第二名和第三名。^②大希律“不仅给希腊送了礼物,而且给全世界送了礼物”。面对奥林匹亚赛会因缺乏资金而陷入衰落的局面,大希律担任了奥林匹亚运动会的主席,并且捐助了充足的资金。^③

在文化上,大希律重用希腊知识分子。其中包括学者安德洛马库斯(Andromachus)和吉梅勒斯(Gemellus)、演说家伊雷内厄斯(Irenaeus),最著名的是大马士革的尼古拉斯(Nicolaus),他是大希律的御用作家^④,他撰写的史书成为约瑟夫斯撰写史时所使用的的重要史料。尼古拉斯生于公元前64年,在大马士革接受了希腊式的教育。他曾担任安东尼和克里奥帕特拉的孩子的老师,也是大希律统治的最后十余年中最有影响力的顾问。^⑤在大希律陪同阿格里帕出访期间,尼古拉斯发表了一段精彩的演讲,从而成功地为爱奥尼亚的犹太人争取到了合法权益。在大希律与奥古斯都的关系因锡勒乌斯事件陷入危机时,尼古拉斯作为使者出使罗马,凭借自己的智慧成功地使得奥古斯都与大希律重归于好。由此可见,尼古拉斯深受大希律的信任,并深度参与王国的政治活动。

在经济上,大希律发行了仅有希腊文的钱币。这一行为打破了哈斯蒙尼王国时期的双语传统。他所造钱币上的铭文基本都是“属于大希律王”

^① 参见 Josephus, *The Jewish War*, 1. 422-425; E. Mary Smallwood, *The Jews under Roman Rule: From Pompey to Diocletian (Studies in Judaism in Late Antiquity)*, 81。

^② 参见 Josephus, *The Jewish War*, 1. 415。

^③ 参见 Josephus, *Jewish Antiquities*, 16. 148-149。

^④ 参见 Norman Gelb, *Herod the Great: Statesman, Visionary, Tyrant*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13), 89; Emil Schürer, *The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 in the Age of Jesus Christ (175 B.C.-A.D. 135)*, vol.I, 310-311。

^⑤ 参见 Mark Toher, *Nicolaus of Damascus: The Life of Augustus and the Autobiogra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1-4。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1辑

(ΒΑΣΙΛΕΩΣ ΗΡΩΔΟΥΤ)^①。在图像方面,铸造于大希律时期的犹太钱币基本延续了哈斯蒙尼王朝的惯例,但是更具希腊化特征。第一枚钱币^②正面是象征着太阳神阿波罗崇拜的三足祭坛和希腊语铭文,背面则是一个香炉,极有可能是象征着耶路撒冷的庙宇。也有一种说法认为,背面的图案是头盔。从这枚钱币可以看出,大希律时期的钱币上缺少希伯来文。在另外一些钱币上,还刻有其他希腊元素,如双丰饶角、船锚、棕树枝等,以及诸神信使赫尔墨斯使用的双蛇杖、带雕饰的翘起的船尾、带羽饰的头盔等。^③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希律时期铸造的钱币上,不仅有希腊化元素,还存在犹太元素和一些模糊不清的元素。比如第二枚钱币^④上雕刻的符号,似乎既不明显是犹太人的,也不明显是异教徒的。在钱币正面,一个花环被绑在底部,主体部分是一个类似于“Ω”的符号,在它的中间出现两条交叉线。钱币背面是三条腿的桌子。雅典人可能在这里面认出了阿波罗的三脚架,犹太人可能认为这是供桌。^⑤ 第三枚钱币^⑥出土于塞巴斯特。它的正面为马其顿头盔,通常被视为权力的象征,围绕头盔的是希腊文字“ΒΑΣΙΛΕΩΣ ΗΡΩΔΟΥΤ”。钱币的背面则是一个模糊的符号。罗科认为该符号是马其顿的盾牌。^⑦ 第四枚钱币^⑧在设计上总体继承了哈斯蒙尼王国的特色。钱币正面为船锚,并且配有希腊文。钱币背面的图案略显模糊,希腊人可能会将它们视为两个丰饶角,犹太人可能会将它们视为一对羊角号。目前,学界对在二者中间的图案尚存争议:一说是石榴,这样便与哈斯蒙尼时期的钱币没有区别;一说是双蛇杖,也就是采用了异教符号;还有一说则主张是摩西的权杖,这又成了犹太符号。^⑨

① 参见宋立宏 Song Lihong,《希腊化与罗马时期犹太人的政治宗教特征——以古代犹太钱币为中心的考察》[Jewish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Characteristics during the Hellenistic and Roman Periods: With a Focus on Ancient Jewish Coins],《历史研究》[Historical Research],2013年第3期[2013, Issue 3],112; Donald T. Ariel and Jean-Philippe Fontanille, *The Coins of Herod: A Modern Analysis and Die Classification* (Leiden: Koninklijke Brill NV, 2012), 121; Baruch Kanael, “Ancient Jewish Coins and Their Historical Importance,” *The Biblical Archaeologist* 26 (1963): 48; Peter Richardson and Amy Marie Fisher, *Herod: King of the Jews and Friend of the Romans*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6), 308-309。

② 图片见徐龙 Xu Long,《犹太和以色列国钱币》[Money of Ancient Judaea and Israel] (北京 [Beijing]: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2010),42,“希律三足祭坛和头盔钱币”。

③ 宋立宏,《希腊化与罗马时期犹太人的政治宗教特征——以古代犹太钱币为中心的考察》,113-114。

④ 图片见徐龙,《犹太和以色列国钱币》,44-45,“希律王冠和三角祭桌钱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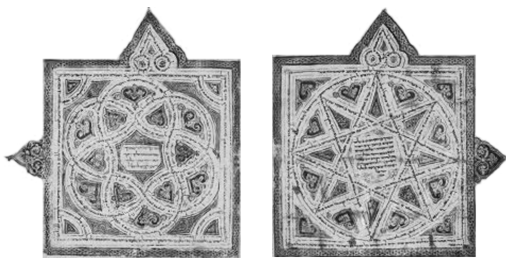
⑤ Baruch Kanael, “Ancient Jewish Coins and Their Historical Importance,” 49.

⑥ 图片见徐龙,《犹太和以色列国钱币》,42,“希律盾牌和头盔钱币”。

⑦ Samuel Rocca, *Herod's Judaea: A Mediterranean State in the Classical World*, 1.

⑧ 图片见徐龙,《犹太和以色列国钱币》,45,“希律船锚和双丰饶角钱币”。

⑨ 宋立宏,《希腊化与罗马时期犹太人的政治宗教特征——以古代犹太钱币为中心的考察》,113。



虽然学界对图像本身的文化属性存在争议,但笔者认为,大希律基本遵循了哈斯蒙尼王朝时期的钱币形式:一面采用具有鲜明特征的希腊图像,并配以希腊文;另一面则采用犹太化的图像,但是取消了钱币上的希伯来文。因此,就钱币而言,与哈斯蒙尼王朝相比,大希律希腊化政策更为彻底。显然,大希律是想在他的钱币上同时刻上异教徒的标志(虽然没有明显冒犯他的犹太臣民的标志)和犹太的标志(虽然没有像安提古努斯时期那样明显)来强调国家的“犹太—希腊”性质。^①

值得思考的是,大希律是否真正热爱希腊文化?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为何在耶路撒冷修建希腊式的建筑并举办希腊式赛会?公元前2世纪,犹太贵族发起了自我希腊化运动。他们在耶路撒冷修建了希腊式体育馆,鼓励青年参与体育训练。这种行为造成了严重的派别对立,最终以大祭司被驱逐而告终。面对如此惨烈的历史教训和可预知的风险,大希律仍然坚持在耶路撒冷修建希腊式建筑,这是否代表着他崇尚希腊文化?答案是否定的。大希律一生出访过很多地方,但是他却从未真正到过近在咫尺的希腊本土。总体来看,他对希腊文化的推崇仅限于建筑、体育赛会等层面,没有深入更深层的文化内核。显然,大希律对希腊文化的热爱程度有待商榷。

(二)大希律推行希腊化政策的目的

事实上,修建希腊式的城市、建筑和神庙,是罗马藩属国王常见的效忠方式。^② 斯皮尔曼(Spielman)认为,大希律的这些行为都是在向他的臣民做宣传,强调自己与西方伟大的巨人(奥古斯都)之间的联系。在王国各地兴建的建筑展示了国王的财富和资源,以及他与站在他身后的地中海统治者之间的联系。^③ 同时,在耶路撒冷举办赛会并非仅仅出于私利,而是精心设计的政治策略,旨在宣传耶路撒冷作为大希律王国的首都和犹太世界的中心。^④ 斯皮尔曼准确地诠释了大希律的深层用意。

第一,大希律推行希腊化政策,以此宣传自己与罗马的联系,从而巩固自身的政治地位。事实上,犹太人很早就建立了王权政制。根据《希伯来圣经》所述,犹太人的第一位国王扫罗是被先知撒母耳膏选,他是被上帝选中为以色列人的

^① 参见 Baruch Kanael, “Ancient Jewish Coins and Their Historical Importance,” 48。

^② 参见 Suetonius, *Augustus*, 60。

^③ 参见 Erich S. Gruen, *Constructs of Identity in Hellenistic Judaism* (Berlin/Boston: Walter de Gruyter GmbH, 2016), 387。

^④ Loren R. Spielman, “Playing Roman in Jerusalem: Jewish Attitudes toward Sport and Spectacle during the Second Temple Period,” *Jews in the Gym: Judaism, Sports, and Athletics*, ed. Leonard J. Greenspoon (West Lafayette: Purdue University Press, 2012), 3。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1辑

君王。犹太人的第二位国王大卫和第三位国王所罗门,都是被上帝选中而成了国王。因此,犹太人早期的国王是由神意所选,具有神学意义上的合法性。所罗门死后,犹太王国陷入了南北分裂的境地。南方的犹太王国相对稳定,北方的以色列王国则相对混乱,时常会有篡位的情况发生。公元前2世纪中后期建立的哈斯蒙尼王国,则是凭借自身的军事实力建立的政权。同时,马卡比家族是祭司家族,本身具备一定的合法性。相比较而言,大希律政权的建立就显得与众不同。他是被罗马元老院任命为犹太王的。从法律层面来说,他的合法性依据不再是犹太人祖先留下的法律,而是罗马法。换言之,罗马法代替《托拉》成了立国的基础。^① 因此,他的政权在犹太人内部缺乏牢靠的政治基础。可以说,在他近40年的统治中,王国内部的动乱可谓接连不断。他在早年间陷入与安提古努斯的政治斗争。此后,大希律王国又经历了两次起义,即公元前22年的加拉达人起义和公元前11年的特拉可尼(Trachonitis)起义。公元前6年,大希律与法利赛人彻底决裂,并处决了其中的部分重要人物。公元前4年,也就是他统治的最后一年,耶路撒冷爆发了大规模的骚乱。^② 正是内部动荡、宗派不满和对政权的广泛敌意促使国王展示了这些联系。^③ 他希望通过展示与罗马统治者的友好关系,威慑国内反对势力,从而巩固自身的统治。

第二,大希律的希腊化政策,极大地推动了希腊文化在王国内外的进一步传播,使大希律王国融入了希腊文化共同体中。^④ 斯莫尔伍德认为,大希律作为一个犹太人,无论是在种族还是宗教信仰方面,都在尽可能地希腊化他的王国,希腊化也可以被视为他的职责。藩属王的职能是通过介绍希腊文化的特点,为他的臣民融入罗马帝国做好准备。^⑤ 如果进一步推论斯莫尔伍德的观点,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即大希律的行为并非出于他对希腊文化的认同,而是犹太人希腊化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大希律只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在公元前2世纪的地中海世界,希腊文化是主流文化。作为罗马帝国的藩属国,除了融入这一文化共同体,大希律别无选择。事实证明,大希律的希腊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使他的王国成功地融入了地中海“世界性”的文化体系中。同时,他还赢得了广泛的个人声誉,并借他的声誉和犹太国王的身份,提升了整个帝国犹太社区的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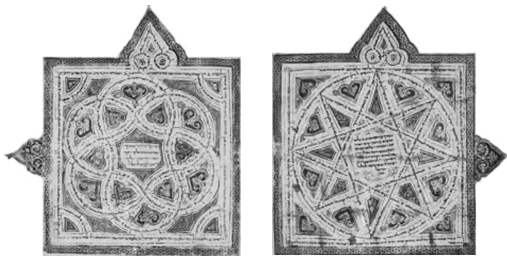
① 宋立宏,《希腊化与罗马时期犹太人的政治宗教特征——以古代犹太钱币为中心的考察》,112。

② 参见 Josephus, *Jewish Antiquities*, 17. 149-163。

③ 参见 Erich S. Gruen, *Constructs of Identity in Hellenistic Judaism*, 387。

④ 参见 Samuel Rocca, *Herod's Judaea: A Mediterranean State in the Classical World*, 324-325。

⑤ 参见 E. Mary Smallwood, *The Jews under Roman Rule: From Pompey to Diocletian (Studies in Judaism in Late Antiquity)*, 82。



象。这样既有效地保护了犹太人的权利,又增强了犹太人对他的尊重。^①

第三,推行希腊化政策是大希律统治多民族国家的必要手段。与以往犹太王国不同,大希律统治的国家民族成分复杂,其中既包括犹太人,又包括希腊人、罗马人、阿拉伯人等。换言之,大希律统治的不再是一个纯粹的犹太国家,而是一个以犹太人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事实上,奥古斯都让大希律统治一个异质的王国就是希望借助这位东方君主的强力意志,来避免王国内部的异质因素可能对统治秩序造成的震荡,以捏合出一个有凝聚力的藩属国。^② 因此,大希律需要兼顾各个族群的需求。在建筑方面,以神庙为例,大希律在耶路撒冷重修了第二圣殿;在罗德岛帮助当地人重修了希腊神庙;在凯撒利亚修建了凯撒神庙。但是,在耶路撒冷等犹太人聚居地,大希律仅修建了犹太圣殿和会堂,没有修建异教神庙。^③ 种种迹象表明,大希律尊重各地区和各民族不同的文化习俗,并且能够因地制宜地实施他的统治政策。总体来看,推行希腊化政策是大希律统治多民族国家的必要手段。

二、大希律的罗马化策略

罗科指出,大希律的成功之处在于他有能力在个人层面和罗马的各类人建立同盟关系。^④ 这是对大希律政治能力的高度概括。事实上,与其说大希律对罗马国家忠诚,不如说是对罗马权贵忠诚。大希律在他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主要是在马克·安东尼和后来的奥古斯都身上,都或多或少地取得了平等的地位,这在罗马统治东方的史册上是独一无二的。^⑤ 从塞克斯图斯(Sextus Caesar)和卡修斯(Cassius)到安东尼和奥古斯都,大希律已经适应了他们每一个人的需要,并能够在恰当的时机更进一步。^⑥ 他与安东尼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在安东尼的支持下出乎意料地成了犹太王。在此后的很长时间里,大希律积极支持安东尼的各项决定,同时也获得了相应的回报。然而,这种对个人的忠诚并非绝对的。在亚克兴海战中,由于克里奥帕特拉的缘故,大希律陷于对阿拉伯人的战争

^① 参见 Norman Gelb, *Herod the Great: Statesman, Visionary, Tyrant*, 93。

^② 参见宋立宏,《犹太战争与巴勒斯坦罗马化之两难》,73。

^③ 参见 Samuel Rocca, *Herod's Judaea: A Mediterranean State in the Classical World*, 331。

^④ 同上,55。

^⑤ 同上,53。

^⑥ 参见 Josephus, *Jewish Antiquities*, 14. 383; Norman Gelb, *Herod the Great: Statesman, Visionary, Tyrant*, 73。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1辑

中,没有直接加入安东尼与屋大维作战。这恰恰为大希律与屋大维建立友好关系创造了条件。在安东尼战败后,大希律赴罗德岛拜见奥古斯都,并成功地赢得了后者的信任。在此后的数十年间,他充分展现出自己对奥古斯都的政治忠诚和高超的政治能力,并深得奥古斯都的信任。因此,他统治下的犹太王国得以长期保持高度自治。

(一)大希律与安东尼的私人关系

大希律与安东尼友好关系的建立最初是由于安提帕特。在亚历山大二世叛乱期间,伽比乌斯派遣安东尼去镇压叛乱,安提帕特协同作战。^①在这次军事行动中,安东尼与安提帕特建立了深厚的友谊。^②除此之外,利益交换也是大希律与安东尼建立友好关系的重要原因。在安提帕特去世后,面对犹太上层团体的指控,安东尼保护了大希律。根据约瑟夫斯的记载,这一切都是用金钱买来的。^③此后,收受贿赂的安东尼多次驱逐前来控告大希律的犹太使团。^④

公元前40年,帕提亚人入侵巴勒斯坦,并围困了耶路撒冷,许尔卡努斯二世被掳。^⑤帕提亚人任命安提古努斯为犹太王和大祭司。大希律仓皇逃到罗马,并向安东尼求助。出于对与安提帕特友谊的认可、大希律给予的利益承诺以及对安提古努斯的厌恶^⑥,安东尼同意给予帮助。屋大维则是考虑到安提帕特曾经对自己的友善,也愿意帮助大希律。^⑦在二人的授意下,大希律来到元老院,在这里他得到了元老们的支持。最终元老院决定向帕提亚宣战,并任命大希律为犹太王。^⑧事实上,帕提亚人在黎凡特地区的行为,已经严重威胁到了罗马的利益。对于罗马来说,他们想把帕提亚人支持的安提古努斯从犹太人的王位上赶走,并在他的位置上安排一名自己指定的人。^⑨同时,还需要一个有实力的人来保护叙利亚到埃及的路线,并为罗马的军队提供物资。^⑩大希律正是罗马所需要的角色。对于大希律来说,安东尼送的这份大礼是他始料未及的。因为按

① 参见 Josephus, *Jewish Antiquities*, 14. 84-85。

② 同上,14. 326。

③ 同上,14. 302-304。

④ 同上,14. 327。

⑤ 同上,14. 3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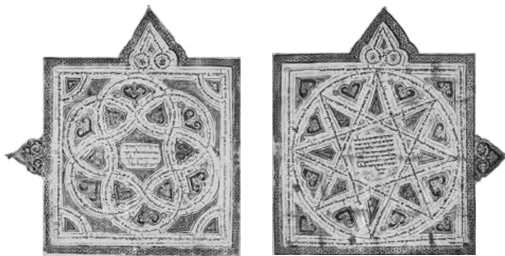
⑥ 同上,14. 382, 14. 382. e。

⑦ 参见 Josephus, *Jewish Antiquities*, 14. 383; Norman Gelb, *Herod the Great: Statesman, Visionary, Tyrant*, 34。

⑧ 参见 Josephus, *Jewish Antiquities*, 14. 384-385。

⑨ 同上,14. 383。Norman Gelb, *Herod the Great: Statesman, Visionary, Tyrant*, 34。

⑩ 参见 Emil Schürer, *The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 in the Age of Jesus Christ (175 B.C.-A.D. 135)*, vol. I, 389。



照犹太传统,王位应授予哈斯蒙尼王族。^① 所以大希律从未奢求过获得王位,他来罗马的诉求也只是渴望获得四分领主的头衔。在大希律统治的第一天,安东尼设宴招待他,足见其对大希律的善意态度。此时的大希律虽有王衔,但没有任何的实际权力。犹太地区的实际控制权仍掌握在帕提亚人和安提古努斯手中。两年以后,大希律在安东尼的帮助下开始夺回对国家的控制权。

在这一过程中,大希律展现出他非凡的军事才能,并获得了安东尼的欣赏。^② 公元前 37 年,安提古努斯被带到安东尼面前。根据《犹太古史》第 14 卷的记载,由于大希律担心安提古努斯的王室血统会对自己不利,因此,在他的贿赂下,安东尼处决了安提古努斯,哈斯蒙尼王国正式灭亡。^③事实上,大希律担心罗马人对他的支持会发生改变。这一担忧不无道理,因为通常来说,罗马人往往会任命传统的王族成员为国王,这样更有利于地区稳定。^④ 对于犹太人来说,大希律的个人财产并不能弥补他王室血统的缺乏。许多犹太人将大希律视为非法篡夺者。^⑤ 大希律之所以成为藩属王,一方面是由于安东尼的支持,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帕提亚人的介入。对于多数元老来说,与其说是支持大希律成为犹太王,不如说是为了反对帕提亚人及其任命的犹太王。对大希律来说,将安提古努斯处决对他最为有利。对安东尼来说,他听闻犹太地仍有不少人忠诚于安提古努斯,于是他将后者斩首,以此来稳定犹太局势。^⑥ 关于采取“斩首”的方式来处决安提古努斯的原因,约瑟夫斯引用了斯特拉波的观点,认为安东尼用这种不光彩的处决方式,是为了削弱犹太人对安提古努斯的记忆,从而更好地接受大希律。^⑦ 从传世文献来看,罗马人很少会以斩首的方式处决国王。安东尼对安提古努斯的处决方式很可能与大希律有关,是大希律对安提古努斯杀害自己兄弟约瑟夫(被安提古努斯斩首)的报复。^⑧ 安东尼遵从了大希律的请求,以斩首的方式提前处决了本应该送到元老院的安提古努斯。事实上,对罗马在东方的统治来说,安提古努斯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即便没有大希律的劝说,安东尼也很可能会处

① 参见 Josephus, *Jewish Antiquities*, 14. 386-387。事实上,将王位传给哈斯蒙尼家族继承人也不符合犹太传统。根据《希伯来圣经》的规定,王位应传给大卫的后裔。

② 参见 Josephus, *Jewish Antiquities*, 14. 445-446。

③ 同上,14. 488-490。

④ 参见 Aryeh Kasher, *King Herod: A Persecuted Persecuted* (Berlin &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2006), 91。

⑤ 参见 David M. Jacobson, “Three Roman Client Kings: Herod of Judaea, Archelaus of Cappadocia and Juba of Mauretania,” *Palestine Exploration Quarterly* 133 (2001): 24。

⑥ 参见 Josephus, *Jewish Antiquities*, 15. 8-9。

⑦ 同上,15. 9-10。

⑧ 参见 Aryeh Kasher, *King Herod: A Persecuted Persecuted*, 87。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1辑

决他。总之,处决安提古努斯符合大希律和安东尼的共同利益。在大希律攻占耶路撒冷后,他收集了大量的金银,将它们制作成礼物送给安东尼及其朋友们。^①这实际上是大希律对自己的庇护人的一种回报。

事实上,大希律对安东尼并不足够信任。在大希律密谋溺死大祭司阿里斯多布鲁斯后,安东尼要求他到老底嘉对阿里斯多布鲁斯的死亡原因作出解释。^②大希律对此次出行非常悲观。阿里斯多布鲁斯的母亲亚历珊德拉与克里奥帕特拉的友好关系,克里奥帕特拉对自己的仇视,以及她与安东尼之间的特殊关系,使得大希律未来的政治生涯充满不确定性。^③于是在临行前,他对自己死后王国的事务进行了安排。他嘱咐自己的叔叔约瑟夫,如果自己遭遇不幸,就处死米利暗,一方面是出于自己对她的爱,另一方面他担心安东尼会对米利暗图谋不轨。^④然而,安东尼不仅没有惩罚大希律,反而还设宴款待他。^⑤随后,大希律护送安东尼前往叙利亚,然后返回耶路撒冷。关于大希律与安东尼在老底嘉谈话的细节,约瑟夫斯没有详细地记载。但是,安东尼很可能知道事情的真相。显然,如何把握与大希律合作的政治利益是他首要考虑的问题。^⑥对于安东尼来说,阿里斯多布鲁斯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物。为此惩罚大希律,反倒是有损罗马和他本人的政治利益。在此次谈话后,大希律对安东尼更加信任。为表达自己的忠诚(抑或是对安东尼知遇之恩的感谢),大希律在圣殿附近修建了一座堡垒,将具有重大意义的祭司袍放在该堡垒中,并命名为“安东尼亚”(Antonia)。这显然是在纪念他的罗马庇护人。^⑦

根据约瑟夫斯的记载,在公元前31年爆发的亚克兴海战中,在克里奥帕特拉的蛊惑下,安东尼命令大希律进攻阿拉伯人。^⑧因此,大希律缺席了安东尼与屋大维之间的战争。根据约瑟夫斯的说法,大希律的缺席是由于克里奥帕特拉的缘故。但是,卡舍尔却认为,大希律有意将自己陷入对阿拉伯人的征战中,这表明他并非毫无保留地支持安东尼。^⑨尽管在这次内战中他处于被动状态,不得不站在安东尼一边,但是,事实上,避免在内战中站队是大希律的惯用手法。

① 参见 Josephus, *Jewish Antiquities*, 15. 5。

② 同上,15. 63-65。

③ 参见 Aryeh Kasher, *King Herod: A Persecuted Persecuted*, 132-133。

④ 参见 Josephus, *Jewish Antiquities*, 15. 65-67; Josephus, *The Jewish War*, 1. 4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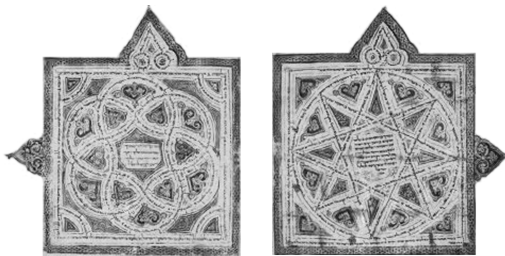
⑤ 原因分析参见 Aryeh Kasher, *King Herod: A Persecuted Persecuted*, 129。

⑥ 同上,115。

⑦ 参见 Josephus, *The Jewish War*, 1. 401-402。

⑧ 参见 Josephus, *Jewish Antiquities*, 15. 109-111; Josephus, *The Jewish War*, 1. 364-365。

⑨ 参见 Aryeh Kasher, *King Herod: A Persecuted Persecuted*, 137-143。



罗科对此有准确的概括：大希律支持统治土地的一方。^① 虽然大希律的动机我们已经很难考证，但是，不论原因如何，与阿拉伯的征战使他避免陷入和屋大维直接为敌的境地。^② 在与阿拉伯人的战争中，大希律和他率领的犹太人展现出英勇的精神。^③ 但是，由于克里奥帕特拉的偷袭，犹太人损失惨重并陷入被动地位。面对士气低落的犹太士兵，大希律发表了一段言语激昂的演讲。在演讲中，他强调了自己与安东尼的友谊。^④ 同时，他也提到自己送给安东尼总价两百塔兰特的礼物，以此获得了安东尼提供的安全保障。^⑤ 但是，在《犹太战记》中，约瑟夫斯呈现了一段与《犹太古史》存有差异的演讲，其中没有涉及与安东尼有关的内容。因此，两段演讲内容的真实性尚存疑。不论如何，《犹太古史》中大希律的演讲却直接透露出他与安东尼关系的本质，即通过利益交换获得安全保障。之后的情节更能表现二者关系的本质特征。当大希律得知安东尼在亚克兴海战中失败时，他唯一担心的是自己能否逃脱屋大维的惩罚。^⑥ 事实上，大希律早已产生了转变阵营的想法。在亚克兴海战爆发后，一群角斗士欲前往埃及支援安东尼。大希律协助叙利亚总督狄迪乌斯(Didius)阻止了角斗士继续前进^⑦，这无疑表现出他立场的转变。并且在安东尼自杀前，大希律就已经通过在罗德岛的出色表现成功地加入了屋大维的阵营。

总体来看，大希律与安东尼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维系这一关系的重要因素是利益，既包括政治利益，又包括经济利益。在约瑟夫斯的记载中，大希律多次贿赂安东尼，后者则以相应的政治利益回报大希律。除此之外，安东尼对安提帕特的良好印象，以及对大希律个人能力的欣赏，都是大希律与安东尼建立友好关系的重要因素。大希律与安东尼构成了罗马政治环境中的利益共同体。即便如此，大希律也有过改变阵营的想法。由此可见，这种共同体并非绝对牢靠。

(二)大希律与奥古斯都的私人关系

公元前31年，安东尼在亚克兴海战中战败。得到消息的大希律惊恐万分，自知难逃屋大维的惩罚。^⑧ 为减少许尔卡努斯二世对自己的威胁，大希律将他

① 参见 Samuel Rocca, *Herod's Judaea: A Mediterranean State in the Classical World*, 57。

② 参见 Norman Gelb, *Herod the Great: Statesman, Visionary, Tyrant*, 74。

③ 参见 Josephus, *Jewish Antiquities*, 15. 112-115。

④ 同上, 15. 131-132。

⑤ 同上, 15. 132。

⑥ 同上, 15. 161。

⑦ 同上, 15. 195-196。Josephus, *The Jewish War*, 1. 392。

⑧ 参见 Josephus, *Jewish Antiquities*, 15. 161-162。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1辑

处决。^①之后,大希律前往罗德岛拜见屋大维。在临行前,他对自己死后的事情提前作出了安排。相对于前往老底嘉前的安排,大希律这次就显得尤为绝望。他将国家交给自己的兄弟费洛拉斯(Pheroras)管理,将自己的母亲、姐姐和孩子们送往马萨达^②——整个犹地亚地区最为安全的地方。显然,大希律已经开始考虑家人的安全问题。除此之外,他的妻子米利暗被送到亚历山大里亚,并置于自己亲信的监视之下。他指示手下,如果自己遭遇不幸,就立刻处死米利暗。^③

公元前30年春,大希律抵达罗德岛。约瑟夫斯对此叙述颇为详细。大希律在屋大维面前摘下王冠,但又不失国王的体面。在与屋大维的交谈中,他坦率地承认了自己与安东尼的友谊。他还向屋大维解释了自己没有参战的原因,同时提到自己曾在战争中为安东尼提供物资。^④在这次谈话中,大希律充分展示出自己庇护人的忠诚。屋大维听后并未惩罚大希律,而是将王冠重新戴回到他的头上,并再次确认了他的犹太王身份。然后,大希律带着荣耀重新返回了犹地亚。^⑤卡舍尔认为,这次谈话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第二次加冕礼”。大希律故意在新的庇护人面前表现自己,头上没有王冠是为了表示谦卑,目的是在新庇护人面前发出信号,表示他只保留了罗马赋予的权力,并在等待屋大维加冕。^⑥同时,这也象征着他承认屋大维有能力确认或废除他的地位。从本质上来看,大希律的这次表现更像是在绝望处境下的政治赌博。通过这次谈话,大希律成功地加入了屋大维的阵营。后代学者对此评价颇高,认为大希律成功地驾驭了权力政治的潮流,巧妙地转变了立场,实属不易。^⑦大希律也积极回报自己的庇护人,他穷尽奢华地接待了前来视察的屋大维。根据约瑟夫斯的记述,屋大维对大希律的表现非常满意,并且对大希律的忠诚和捐助更有信心。^⑧事实上,在过去的30年里,安提帕特和他的儿子们一直支持着罗马在东方的优势,屋大维知道他可以指望大希律有效地转移他的忠诚。同时,将犹太这个动荡的国家置于罗马的有效统治下,除了让大希律继续他的统治以外,没有任何实际的替代办法。同年,屋大维进军埃及,大希律赶往埃及与屋大维会面。在这次会面中,

① 参见 Josephus, *Jewish Antiquities*, 14. 383, 15. 172-173; Norman Gelb, *Herod the Great: Statesman, Visionary, Tyrant*, 71-72。

② 参见 Josephus, *Jewish Antiquities*, 15. 183-184。

③ 同上, 15. 184-1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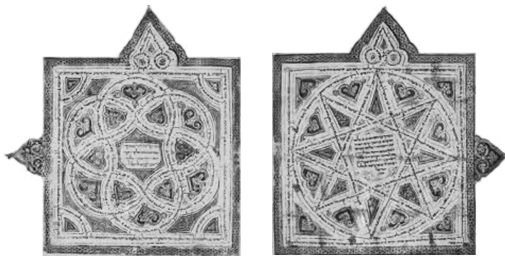
④ 同上, 15. 187-193。

⑤ 同上, 15. 194-198。Josephus, *The Jewish War*, 1. 393。

⑥ 参见 Aryeh Kasher, *King Herod: A Persecuted Persecuted*, 161。

⑦ 参见 Peter Richardson and Amy Marie Fisher, *Herod: King of the Jews and Friend of the Romans*, 389。

⑧ 参见 Josephus, *Jewish Antiquities*, 15. 201。



大希律收获颇丰。屋大维授予他大量的领土,包括克里奥帕特拉曾经从他手中夺走的土地,还有加达拉、希普斯、撒玛利亚等。之后,大希律护送屋大维到安条克,然后返回犹地亚。^①

大希律还重修了斯特拉顿塔,并更名为凯撒利亚。^② 约瑟夫斯在文本中细致地描述了这座城市的辉煌。大希律将其中一座最为壮观的塔命名为“德鲁苏”(Drusus),以纪念奥古斯都早逝的儿子。^③ 除此之外,大希律还为奥古斯都修建了神庙,里面矗立着奥古斯都的雕像。^④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大希律的这种行为违背了犹太律法。罗科认为,在犹太人眼中,建立罗马神庙和奥古斯都神庙可以被看作一种政治行为,而不是一种宗教行为。他通过分析约瑟夫斯的文本,进一步发现犹太人没有因为大希律的行为发动骚乱。^⑤ 此后,大希律将自己的孩子亚历山大和阿里斯多布鲁斯送到罗马。这一做法符合藩属国的惯例,并有利于加强藩属国与罗马帝国之间的联系。^⑥ 之后,奥古斯都授予他指定继承人的权力,并将特拉可尼(Trachonitis)、巴坦尼亚(Batanaea)、奥瑞纳提斯(Auranitis)和利萨尼亚(Lysanias)交予大希律。^⑦ 公元前20年前后,奥古斯都巡视叙利亚。面对加达拉人对大希律的控告,他保护了大希律,并宣布后者无罪。^⑧ 约瑟夫斯对此评价称,奥古斯都以友好的态度对待大希律,并且没有因为这次骚乱改变对他的友善。^⑨ 在芝诺多罗斯(Zenodorus)死后,奥古斯都将他的领土授予大希律,并任命大希律为叙利亚总督。^⑩

除政治关系外,奥古斯都多次主持解决大希律的家庭矛盾。公元前12年,大希律奔赴罗马,在奥古斯都面前,他谴责自己的两个儿子——阿里斯多布鲁斯和亚历山大密谋杀害他并意图篡位。^⑪ 根据约瑟夫斯的记载,大希律在这次控

① 参见 Josephus, *Jewish Antiquities*, 15. 215-217。

② 同上, 15. 331-341。

③ 同上, 15. 336-337。

④ 同上, 15. 339-340。大希律在各地大量修建以“凯撒”命名的建筑物。参见 Josephus, *The Jewish War*, 1. 402-416。

⑤ 参见 Samuel Rocca, *Herod's Judaea: A Mediterranean State in the Classical World*, 48。

⑥ 参见 David M. Jacobson, “Three Roman Client Kings: Herod of Judaea, Archelaus of Cappadocia and Juba of Mauretania,” 26。

⑦ 参见 Josephus, *Jewish Antiquities*, 15. 343-346。

⑧ 同上, 15. 357。

⑨ 同上, 15. 354-359。

⑩ 同上, 15. 359-360。事实上,奥古斯都很可能任命大希律为科勒—叙利亚总督,而非叙利亚总督。相关讨论参见 Josephus, *Jewish Antiquities*, 15. 360. note. c。

⑪ 参见 Josephus, *Jewish Antiquities*, 16. 90-93。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1辑

告中歇斯底里地控诉自己的儿子们,并请求奥古斯都惩罚他们犯的严重错误。^①面对父亲的控诉,阿里斯多布鲁斯和亚历山大在痛哭流涕的同时又感到困惑。奥古斯都看出了他们的困惑,认为他们没有犯罪,只是胆怯和缺乏经验。^②亚历山大以真挚的语气进行了辩护。他对父亲的过错用表示尊敬的沉默应对,却语言犀利地为自己和兄弟辩护。同时,他斥责安提帕特的恶劣行径,并表示自己问心无愧。最后,亚历山大讲道,如果父亲依然觉得他有罪,可以把他处死。^③奥古斯都没有给亚历山大和阿里斯多布鲁斯定罪,而是力促他们和解并成功地使他们达成了协议。^④根据《犹太战记》的说法,大希律放弃了指控,但仍然怀疑自己的儿子们。^⑤但是,在《犹太古史》中,约瑟夫斯明确提到大希律已经与两个儿子和解。^⑥在此后的几天时间里,大希律将300塔兰特的礼物赠送给奥古斯都。奥古斯都则将塞浦路斯铜矿一半的收入交给大希律,并委托他管理另一半收入。除此之外,奥古斯都还允许大希律选择继承人。^⑦回到犹地亚后,大希律宣布了第三封遗嘱:第一继承人为安提帕特,其次是亚历山大和阿里斯多布鲁斯。^⑧约瑟夫斯在这里的记载表明,大希律的遗嘱存在继承顺序。在《犹太战记》中,大希律是将王国分给三个儿子,每一个儿子都是国王。^⑨不论如何,总体来看,大希律对于此事的和解非常满意。然而,事情并未到此终结。此后,大希律先后处死了亚历山大、阿里斯多布鲁斯和安提帕特,最终立亚基帕为继承人。

在大希律与奥古斯都交往的过程中,也出现过信任危机。锡勒乌斯到奥古斯都面前指责大希律侵略阿拉伯并屠杀阿拉伯人。奥古斯都听后立刻询问周边的人,以调查控诉是否属实。当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愤怒地给大希律写信予以斥责。^⑩处于愤怒中的奥古斯都甚至拒绝接见大希律派来的使团^⑪,这是二人长达30余年的交往中最为严重的一次危机。在第一次出使失败后,大希律派遣大马士革的尼古拉斯再次出使罗马。在奥古斯都面前,尼古拉斯不为大希律辩护,而是指责锡勒乌斯的罪行,从而获得机会解释大希律的行为。同时,在这次会议

① 参见 Josephus, *Jewish Antiquities*, 16. 91-99。

② 同上, 16. 103。

③ 参见 Josephus, *The Jewish War*, 1. 452-454; Josephus, *Jewish Antiquities*, 15. 357。

④ 参见 Josephus, *Jewish Antiquities*, 16.124-126; Josephus, *The Jewish War*, 1. 453-454。

⑤ 参见 Josephus, *The Jewish War*, 1. 455。

⑥ 参见 Josephus, *Jewish Antiquities*, 16. 1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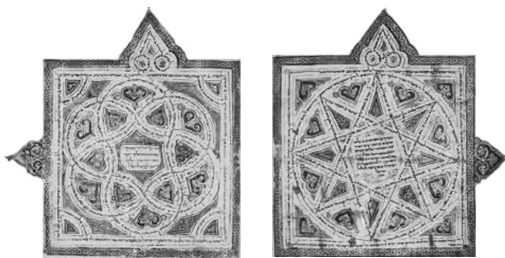
⑦ 同上, 16. 127-129。

⑧ 同上, 16. 133-134。

⑨ 参见 Josephus, *The Jewish War*, 1. 258-259。

⑩ 参见 Josephus, *Jewish Antiquities*, 16. 287-291。

⑪ 同上, 16. 293。



上,阿拉伯人的使团也谴责锡勒乌斯的罪行。当奥古斯都得知锡勒乌斯对大希律的控诉都是编造的时候,他愤怒地判处后者死刑,并与大希律和解。^①

总体来看,罗马现在需要的是大希律对内部管理的效率和对屋大维的忠诚。屋大维在政治上信任他,并喜欢他个人。接下来的20年是帝国对自称“罗马之友”和“凯撒之友”的藩属王大希律的青睐。大希律与奥古斯都的关系主要基于政治利益。最直接的证据是,大希律曾要求民众向奥古斯都和他本人宣誓效忠^②,这无疑是对二者关系的最直接表达。在奥古斯都建立的新秩序中,藩属王被认为是皇帝本人的封臣。用斯特拉波的话来说,“国王、王朝和教区过去和现在都是皇帝(帝国)的一部分”^③。因此,大希律只是奥古斯都众多的“封臣”之一。然而,大希律高超的政治能力使得他备受关注。奥古斯都多次扩展大希律的领土,表明了他对大希律政治能力的肯定。这也生动地说明了藩属王作为一种手段,将边远地区与罗马帝国紧密结合并建立有效的渠道,传播罗马文化的影响。^④大希律时期是犹太从独立王国到罗马行省的过渡阶段,真正奠定了将犹太王国并入罗马行省的基础。在第一次犹太起义被镇压后,大希律建造的凯撒利亚取代了耶路撒冷成为该地区的行政中心。^⑤

结语

公元前2世纪中叶,犹太人就已经开始了希腊化,并引发了严重的派别对立。在大希律统治期间,他大举推行希腊化,这并非出于他对希腊文化的认同,而是具有一定的政治因素。对于王国内部来说,他通过兴建各类建筑,强调自己与奥古斯都的友好关系,以稳定自己的统治。同时,对于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尊重各地区和各民族的风俗习惯,采取“因地制宜”的统治策略,才是最为适合的政治手段。对于王国所处的外部环境来说,希腊文化是“世界”的主流文化,推行希腊化政策有利于犹太王国融入主流文化体系中,从而提高大希律个人、犹太国家和犹太民族的政治和文化地位。

藩属王取得罗马信任的常用手段之一是亲自拜访权力中心罗马或当时的权

^① 参见 Josephus, *Jewish Antiquities*, 16. 335-353。

^② 同上, 17. 42。

^③ David M. Jacobson, “Three Roman Client Kings: Herod of Judaea, Archelaus of Cappadocia and Juba of Mauretania,” 25; Strab. xvii. 3. 25。

^④ 参见 David M. Jacobson, “Three Roman Client Kings: Herod of Judaea, Archelaus of Cappadocia and Juba of Mauretania,” 28。

^⑤ 同上, 34。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1辑

要人物。^① 大希律先后与安东尼和屋大维建立起了良好的私人关系。这种关系的核心要素是政治利益。作为藩属王的大希律在效忠庇护人的同时,也获得了相应的政治回报。对于大希律来说,只有维系好自己与罗马显贵人物的关系,才能维持住自己的国王地位。因此,在担任犹太王期间,他通过兴建大量的城市和公共设施、举办赛会、军事援助等方式,宣示了自己的忠诚。对于罗马而言,大希律的王国在罗马帝国东部最为混乱的地区,民族成分最为复杂,如何有效地维持该地的政治秩序是罗马帝国考虑的首要问题。大希律家族从安提帕特开始就与凯撒、安东尼、屋大维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同时,事实证明,藩属王大希律很好地维持了该地区的政治秩序。支持大希律成为犹太王符合罗马的政治利益。因此,个人关系与国家利益是相互统一的。良好的个人关系有利于维护国家的政治利益,正因如此,大希律时期的犹太王国才得以保持高度自治。

① 参见宋立宏,《犹太战争与巴勒斯坦罗马化之两难》,72。